捧了你的香爐  
「我勸你猶是教四書較好！」尚古先生一邊食薰，一邊嚴肅的講。

遮位尚古先生，是一个超過四十歲的老師，伊是一个想欲考官位的讀冊人，無論伊也就是一个崇拜四書，認為四書是一部的天公地道的聖經的孔教徒；大有「凡是讀冊人，非讀四書不可」的看法，伊尤其是一个有道德家面孔的衛道先生。伊對現代的啥物男女平等，拍破階級遮款代誌，攏當作是毒蛇猛獸的款。因為伊是上主張男女有別，長幼有序的先生；所以對新學說、新思想，是抱著一點嘛無信任－嘛有可能是極端反對的態度。

伊常常講：「這馬是人心不古，世風日下的了！」伊閣怨嘆：

「不能起孔子於地下，以震其春秋褒貶之筆。」通予現代遐的伊所認為「亂臣賊子」的驚惶。

伊因為看見遮个新民先生，逐工所教的，攏是伊認為是危險思想的冊；「教化萬民」的聖書－四書、撇到五里霧中去，心肝頭當然是無囥佇心內，所以專工行來想欲苦勸伊。

瘋女

「痟查某！痟查某！」規路頂的人攏頭攑攑，像咧鬥鬧熱的款，大聲叫著。

我佮景津兄，拄拍算對遮條巷仔經過，欲去遐揣朋友；雄雄聽著有人喊著，閣看著一大陣人徛佇遐，搖頭搟腦，七七處處，親像有啥物奇怪的代誌欲發生的款。使我真好奇，我不知不覺就佮景津兄徛佇遐無震動；綴人攑頭看，啊喲！是一个起痟的查某！

只看著彼咧少女－大概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女，頭毛亂操操，褪光光，手頭提一枝火叉；佇厝頂跪咧，一直走來走去，毋過面已經用甲足癩哥矣，認袂出來是誰，啊！遮是外可憐閣外可悲的一个代誌啊，使我拍了一个寒顫。